



中华文史名家论著丛书

朱士嘉 方志文集

李 泽 主 编

北京 燕山出版社

朱士嘉方志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藏书

李 泽 主 编

朱士嘉方志文集

李 泽 主编

北京 燕山出版社 出版
燕山出版社武汉发行部 经销
850×1168 32K 16· 印张
1991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印刷
400千字
印数1—3000册

ISBN 7-5402-0412-5 / K · 0143 平装 9 元 精装本11元

序一

相交六十年的老友、中国文献目录学专家、方志学家、无锡朱士嘉蓉江先生，逝世二年即八十七诞辰之时，武汉市历史学会副会长李泽同志为编刊文集行世，以资纪念。蓉江先生与余志同道合，道术相知，因嘱为之序于简端。

余维蓉江先生青春时代，从陈援庵、邓文如、顾颉刚、洪煨莲等前辈习国学，邃于史学，博览多识，治学谨严。壮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获博士学位。自幼爱乡爱国，治方志之学。新中国成立，辞美国重金之聘，毅然返回祖国。平生以研究整理中国文献目录及地方志为己任，曾以五年之功力，编成《中国地方志综录》。先后编有《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地方志目录》、《日本现存稀见宋、明两代地方志草目》、《宋元方志传记索引》、《中国旧志名家论选》，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对中外研究方志、历史等科学，提供了极大方便，余亦深受其益，诚所谓“一人劳而众人享其成”。“学不为己，利人是宗”，实贤者之用心。更参加编制《中国天象记录总表》、《中国天文史料汇编》，为吾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重要依据。尝利用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中国近代档案、文献，汇集资料，介绍于国人。耄耋之年，犹不顾年老体衰，指导全国编纂新志、整理旧志等工作，做出巨大贡献。

《朱士嘉方志文集》搜集先生专著论文数十种，与所作序跋、书评以及讲话、祝词、函牍等，凡四十万言，附以先生传记。研究蓉江先生学术思想者，庶有取焉。

傅振伦

辛未岁处暑，书于北京，时年八十六

序二

李泽同志积数年辛劳编成的这本文集，在朱士嘉先生逝世两周年前夕出版，这是对朱老最好的纪念。

我和朱老相识较晚。1980年胡乔木同志倡议继续编写出版地方志。为响应他的号召，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当年着手筹组“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在这期间，经梁寒冰同志介绍，我才认识朱老。我对他的学识渊博、品格高尚，深表敬佩。当时朱老从事地方志的研究工作已经五十年了。

三十年代前后，中国内忧外患，战乱频仍，地方志编写早已停歇，研究工作更备受冷遇，但朱老迎难而上。从1932年在燕京大学工作开始，后于1939年赴美深造，直到1950年回国，包括在十年动乱被下放期间，朱老始终孜孜不倦，致力于地方志的整理、研究工作。朱老这种不论身处顺境逆境、数十年如一日的治学精神，在1980年全国开始大规模编写地方志工作后，于理论研究、旧志整理、新志指导等方面更有了进一步的发挥。朱老强调在继承和发扬我国地方志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勇于创新，使它起到“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的作用。这正是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的体现。胡乔木同志誉之为“方志宗师”，朱老当之无愧。

我国早就有“盛世修志”的说法。1980年之后，全国编纂地方志的工作风起云涌。在朱老去世前后，已出版或已着手编写的省、市、县等地方志就有一、二千种之多，这是有史以来未有过的。党和政府对地方志寄以厚望。江泽民同志在1987年就说过：“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

业。”对地方志的评价和要求如此之高，也是有史以来所未有的。朱老过去梦寐以求的地方志事业繁荣昌盛的局面终于实现了。全国整理、编纂、研究地方志的工作，从今而后将进入它的全盛时期。而在期间，朱老的有关著作，包括这本《朱士嘉方志文集》，将为从事这一工作的同志提供丰富的营养，从而进一步发挥它的作用。我想这些都是可以告慰于朱老的。

梅 益

1991年10月7日于北京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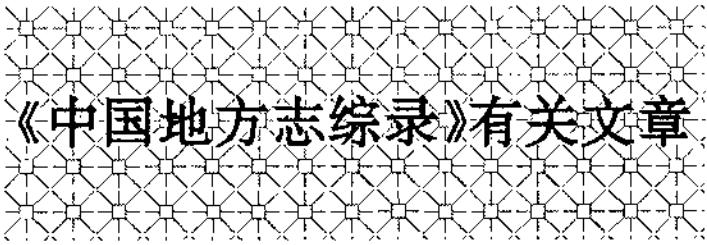
题词	胡乔木
序一	傅振伦
序二	梅 益
一、《中国地方志综录》有关文章	
《中国地方志综录》自序	(1)
《中国地方志综录》校勘记	(6)
沈练之《中国地方志综录正误》之正误	(7)
《中国地方志综录补编》序	(11)
《中国地方志综录(增订本)》自序	(12)
附:顾颉刚《中国地方志综录》序	(15)
二、《中国旧志名家论选》的说明与按语	
《中国旧志名家论选》说明	(19)
对顾炎武《营平二州史事序》的按语	(20)
对方苞《与一统志馆诸翰林书》的按语	(21)
对戴震《汾州府志例言》的按语	(21)
对章学诚《方志辨体》的按语	(22)
对章学诚《方志立三书议》的按语	(23)
对章学诚《州县请立志科议》的按语	(24)
对章学诚《报广济黄大尹(恺)论修志书》的按语	(25)
对章学诚《记与戴东原(震)论修志》的按语	(26)
对章学诚《答甄秀才松年论修志第一书》的按语	(27)
对章学诚《答甄秀才松年论修志第二书》的按语	(28)

对章学诚《修志十议》的按语	(28)
对钱大昕《钱大昕修志议》的按语	(29)
对纪昀《安阳县志序》的按语	(30)
对洪亮吉《泾阳志序》的按语	(31)
对鲁一同《邳州志后序》的按语	(31)
对钱泰吉《海昌修志开馆条约》的按语	(32)
对孙诒让《瑞安县志局总例六条》的按语	(33)
对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的按语	
	(33)
对王葆心《清代方志学撰著派与纂辑派争持评论》的按语	
	(34)
对吴宗慈《修志论丛》的按语	(35)
对瞿宣颖《志例丛话》的按语	(36)
对瞿宣颖《方志琐记》的按语	(37)
对黎锦熙《方志今议序例》的按语	(37)
三、方志、历史研究文章	
研究地方志的计划(与顾颉刚合作)	(39)
方志之名称与种类	(44)
怎样编纂新式的县志	(52)
中国地方志浅说	(62)
推陈出新,编好社会主义新方志(与骆啸声合作)	(76)
谈谈方志的采访、体例及史志区别	(98)
顾炎武整理研究地方志的成就	(105)
学习顾炎武“锲而不舍”的精神,决心修好地方志	(107)
谈谈清代学者论述修志的问题	(111)
整理研究地方志刍议	(118)
整理研究地方志意见书	(122)
现存方志的收藏分布和管理利用	(127)

关于编纂江河志的几个问题	(140)
关于调查和整理中美关系档案资料的建议	(149)
清代地方志的史料价值	(152)
地方志中烹饪资料应受到重视	(166)
方志与方志学(与黄道立合作)	(170)
关于纂修《长江志》的几个问题	(182)
关于旧志整理工作的设想	(190)
方志与科学	(196)
关于利用方志资料为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辞典服务的几点建议	(198)
中国第一个留学生	(201)
德国人在中国(译注)	(217)
辛亥革命前夕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230)
海外华侨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232)
四、序跋、书评	
《与江彤侯(𬀩)先生论修通志书》跋	(237)
《复潜夫(凌纯池)书论志书性质》跋	(240)
天启《文水县志》跋	(242)
《临安三志版本考》序	(244)
《天一阁方志目》跋	(246)
评美国贾氏著《中国旧史学》	(249)
《宋元方志传记索引》序	(254)
《稀见地方志提要》序	(255)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考录》序	(259)
评李兆洛所纂《凤台县志》	(264)
《方志论集》序	(270)
《方志学两种》序	(271)
《华侨史论丛》序	(274)

《武汉邮政史料》序	(276)
《湖北省地震史料汇考初编》序言	(280)
《晋江新志》序	(283)
潘新藻《湖北省建制沿革》序	(284)
《咸宁交通志》评述	(286)
对《通城县志》提出几点意见	(288)
《中国方志大辞典》序	(289)
评介新编《奉贤县志》(与黄道立合作)	(291)
五、讲话、祝词	
向湖北省志专志工作会议同志传达太原会议精神	(298)
发动群众 联合协作 事半功倍	(302)
祝贺与希望——为《武汉春秋》的诞生而作	(303)
祝贺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表彰先进大会胜利召开	(307)
在湖北省地协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309)
编写新志要把好六关	(312)
在《咸宁市地名志》《咸宁市历史地图集》科学成果评议会上的讲话	(313)
庆贺《武钢志》第一卷成书	(316)
祝贺《湖北方志》胜利诞生	(318)
《荆楚文史》发刊词	(320)
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修志工作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322)
六、书目、文献研究	
《华阳国志》版本考略	(325)
杨守敬地理著述考评	(330)
西北图籍录——新疆(与陈鸿舜合作)	(338)
《明代四裔书目》引言	(348)

东洋史论文要目	(349)
《美国迫害华工史料》序例	(350)
美国国家档案局所藏中美关系档案胶卷简目(与程桢芳 合作编译)	(358)
关于《渝擅汇存总目》第一辑著录有关湖北省的资料说明	(361)
中州古志辑本简目	(364)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简介	(365)
日本现存稀见中国宋、明两代地方志草目(与赵慧合作)	(369)
七、忆旧文章	
陈统传略	(397)
在黄侃先生诞生一百周年、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 发言	(399)
在武汉燕京大学校友会成立会上的发言	(401)
缅怀马寅初先生	(403)
缅怀邓之诚先生	(407)
我与商务印书馆	(408)
附录	
未收入本书的著述简目	(410)
往来函牍	(411)
朱士嘉先生传	李 泽(460)
编者的话	(504)



《中国地方志综录》有关文章

《中国地方志综录》自序

中国史料，浩如烟海，欲穷个人之毕生经历，搜集而整理之，固非事实所许可。其已为人所发见，所采取，并据以为专门之研究者正复不少；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会要会典等书固无论矣，即现存之档案，传志，金石文字，以及诗文集，笔记等类，已莫不有人搜罗，条分件系作精密之研究。独于方志则仍多屏而弗采，采而弗详。^[1]或以为非著述之体，有类类书，不足供大雅之参考，则囿于传统之观念，未能明其真相者也。方志者盖即以地方为单位之历史与人文地理也。其起源甚早，三国吴已有之。^[2]初自地理书演变而成。至宋又增人物艺文，体例渐备。^[3]自后代有纂述，至清则自省府厅州县而外，并乡镇亦多有志，开历代未有之记录。民国衍其余绪，惜也兵戈扰攘，不绝如缕。此其源流之大要也。至其所记述，则不外地理之沿革，疆域之广袤，政治之消长，经济之隆替，风俗之良莠，教育之盛衰，交通之修阻，与遗献之多寡。故欲睹一县人民活动之总成绩者必于县志是赖，欲睹一省人民活动之总成绩者必于省志是赖。自县而至省，自省而至国，然后一国文化递嬗之迹，庶几可以了然。

矣。抑又有进者，方志之所取材，为现代的 Contemporary，^[4]故其足资征信之程度，更有非意想所能及者，又乌可以漠视之哉。

著录家之于方志，非陋即略，^[5]且多以附入地理，并不独标一门；其独标一门者，为章实斋之《史籍考》，为著录家创一新例，厥功甚伟。^[6]章氏去今，又百数十年。方志之价值始渐为学术界所公认，有搜集之者，有研究之者，然若举以问现存方志若干种？何类居多？以见于何年者为最早？其庋藏之状况有可得言者歟？则恐将瞠目无以对也。综录之编，不亦为当务之急耶？

余事综录之编，五载于是矣。初以为现存方志之就北平所见，当不出三千种。^[7]得上海《涵芬楼直省志目》，稍致疑焉，得上海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金陵大学，中山大学诸书目而益疑焉，然尚自信相差无几也。

及后瞿宣颖（兑之）先生撰方志考稿，^[8]以天津任氏（振采）家藏为蓝本，因见其目实多瑰异。又承张孟劬（禹田）、王善业、顾起潜（廷龙）诸先生介绍目录，增益不少。去夏顾师颐刚道出沪滨，访得王绶珊先生藏方志千数百种，因请介绍，征得《九峰旧庐方志目》一册，珍本秘籍，琳琅满目，洵可宝也。余亦于去岁八月赴沪，参观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承徐润农先生以该馆方志目相示，始悉最近三年，馆中又续获方志二三百种，并有采自新疆者，世所罕见。^[9]方思调查常熟瞿氏南洋中学所藏方志，^[10]值家母病，中心焦灼，未获如愿，甚怅怅也。

国外藏志，闻以东洋文库及美国国会图书馆为最夥。东洋文库迄今尚未见目录。国会图书馆则已承洪师煜莲之介，蒙恒慕义先生 Dr. Hunimel 惠赐方志简目一册，今春复与袁守和先生所藏该馆方志目相较，获一千三百七十余种。其余如日本内閣文庫，日本宮内省图书馆，日本帝国图书馆，大连图书馆，台湾总督府图书馆^[11]与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12]亦皆各有藏本，均著于录。至于国内外公私藏书家采访所及者已五十处，搜罗方志都五千八百三十二种，九

万三千二百三十七卷。以与余民国二十一年所作《中国地方志统计表》相较。^[13]已增九百二十种，一万八百二十三卷，不谓不多矣，然尚未敢云详也。何以言之？

综录之编，有四难焉。各图书馆缺少总目，检阅不便，其难一也。即有目录，有远在他省者，不易见之，其难二也。目录备矣，其于各书所著编纂人与编纂时期，取舍不一，以至同一书也，误分为二，甚有以重刊本误为原刊本者，以增补本误为重修本者，并有卷数与编纂时期亦不著录者，又安所据以为凭乎？其难三也。同名异省之地，不下六七十处，民国初年，政府通令更正，期免重复，^[14]乃各图书馆编纂目录并不注意及之，以至本省县志，误入他省者屡见不鲜，虽经校勘，恐仍有误，其难四也。近日国内外各图书馆购求方志，不遗余力，^[15]珍本秘笈，将随时以俱出，收不胜收，而私人庋藏之富，更有非耳目所能及者，故综录虽已粗就，尚不敢遽出以问世也。近者友朋借观者众，频囁发表，以冀续有所获，故敢忘其简陋，编缀成篇，公之于世，将就正于通人。至于志书中无数珍贵之史料，若有人焉闻风兴起，作大规模之整理与研究，为史地学界辟一新途径者，则是篇之作为不徒矣。

是书之成，端赖他山之助，顾师颉刚，洪师煨莲之指正体例，张孟劬，瞿宣颖（兑之），陈翰笙，王寅生，马季明（鑒），徐润农，顾起潜（廷龙），沈勤庐，王善业，袁守和（同礼），王有三（童民），日本杉村勇造诸先生之介绍目录，胡适之（适）葛词蔚，王绶珊，王佩铮（壽），叶谷鳌，薛澄清，美国恒慕义，日本山中樵诸先生之惠赐书目，皆作者之所不敢忘者；至于增益其所未详，补正其所缺失，则张乾若先生之力为多。谨此志谢，并以自勖焉。

[1] 私人著述，采及方志者以朱彝尊《日下旧闻考》，陆心源《宋史翼》，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为详。陈师援庵（垣）据《至顺镇江志》以完成其《元也里可温考》一文。（参看《东方杂志》，二十周年纪念刊物）张师亮丞星娘据闽粤方志以完成其菲律宾

宾史上李马弁(Linalong)之《真人考》一文。(参看《燕京学报》第八期)日人桑原陟藏作《蒲寿庚事迹》,援引闽粤方志多种,盖皆善能驾驭方志中之材料者。

[2]《隋书经籍志》著录《娄地记》一卷,三国吴顾启期撰,似为各书目所见最早之方志,惜已不传。

[3]地理书自秦及汉,历两晋南北朝而大盛。《禹贡》,《山海经》,《水经注》,为言地理者之所本。班固之《地理志》尤其著者。继此则晋挚虞之《畿服经》,齐陆澄之《地理书》,任昉之《地记》,亦皆斐然可观。陈顾野王复囊集众家之言撰《舆地志》,则集地理书之大成矣。试一睹各书之内容,则皆有关地理,沿革,疆域,风俗,物产,财赋,户口等类,盖宛然《一统志》之体裁,而后来方志之所自昉。现存晋宋刘宋隋唐间州郡图经,尚不出地理书之范围。宋代方志,始由地理的而趋于人文的方面,每事必注出处,分条叙述,简洁有法,体例大备。

[4]方志之所取材,大半以现代为主,分述如下。

(1)史籍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杂史,别史,九通,会典,会要等(地理,沿革,疆域诸门多引用之)。

(2)史籍以外之记载如经书,子书,诗文集,笔记,信札等(散附各门)。

(3)档案如府册,县册,礼房册,兵防册,报销册等(建置,食货,学校,兵备,坛庙诸门多引用之)。

(4)采访册(人物,列女,艺文,古迹,寺观,冢墓,拾遗诸门多引用之)。

(5)谱牒,传志等(人物,列女,艺文,古迹,冢墓诸门多引用之)。

(6)金石(建置,古迹,艺文,金石诸门多引用之)。

(7)旧志(散附各门)。

[5]历代著录家之于方志,非陋即略。即以现存宋代方志而言,其为《宋史艺文志》所遗漏者,有嘉泰《会稽志》,《宝庆四明志》,《开庆四明续志》等,不亦疏略之甚乎?《嘉泰会稽志》,施宿撰,沈作宾助成之,陆游为之序。《宋史》既载沈作宾《会稽志》,又载陆游《会稽志》,复见叠出,不亦舛陋之甚乎?(至于《清史稿艺文志》,并方志之编纂时期亦不胪列,则又陋略中之陋略者矣。)

[6]《史籍考》今已失传。各书目除《丛书举要》称毕沅未刊书《史籍考》百卷外,皆未见著录。今其总目《论修史籍考要略》与《史籍考释例》,尚散见《章氏遗书》中,胡适之、姚名达所撰《章实斋先生年谱》援用之。按章氏以前史志及各书目对于方志虽见著录,但甚疏漏,前已言之矣。且其史部地理类并无方志一门。《通志艺文略》与《国史经籍志》地理类有图经一门,《万卷堂艺文纪》地理类有方州志各一门,《淡生堂藏书谱》图书类有省会通志与郡邑志等门,《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有都会郡县一门,多杂以他种地理书,非尽方志也。惟章实斋毅然以方志一门,

入地理类，所见甚当。及后光绪《畿辅通志》，光绪《顺天府志》之艺文类亦皆各有方志一目。章氏为清代史学家，萃其毕生精力于方志之学。尝谓编修方志，当以现代史料为主。所著有《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数种，大抵愈后出者体例愈精审，惟《和州志》与《湖北通志》久失传。见于《章氏遗书》中者仅其序录而已。

[7]余于民国十九年着手调查中国现存方志。时北平图书馆尚未与北海图书馆合并。所藏方志，或见于簿录，或见于卡片，大约不出二千五百种。合北平各大学图书馆，前外交部藏书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东方文化委员会图书馆所藏方志，亦不出三千种。

[8]瞿宜颖兑之先生《方志考稿》，概括江苏，河北，山东，河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八省，民国十九年出版。

[9]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新自新疆采得方志六种，计《孚远县乡土志》一种，《吐鲁番直隶厅乡土志》一种，《新平县乡土志》一种，《广平州乡土志》一种，《绥远县乡土志》一种，《温宿府志》一种，编纂时期未详。惟据其内容所载，约止于清末光宣年间，皆世间所罕见。

[10]时陈乐素先生介余往观南洋中学所藏方志，值家母病，事遂中止。来平后乃承徐润农先生惠借该馆方志目，约得一千四百七十种，收罗之富，有如是者。沈勤庐先生介余往观瞿氏藏书，竟亦不果。

[11]台湾总督府图书馆馆长山中穰，偶获拙作《中国地方志备征目》，知未将该馆所藏方志列入，乃慨然以清朝官撰《本岛府县志类解题》相赠，果得孤本十二种。

[12]国外如法国巴黎图书馆，安南远东学校图书馆，亦皆各有藏本，为数寥寥。

[13]参看《史学年报》第四期拙作《中国地方志统计表》。

[14]参看《全国行政区简表》，民国五年内务部编。

[15]大规模的搜罗方志，或以日本内阁文库为最早，大约始于清嘉道年间，因其所收方志，以《嘉庆南翔镇志》为最晚出也。及后美国国会图书馆应斯普尔博士，(Dr. Swingle)之请，于民国五六年之间来华搜求方志。博士者现代美国农林学专家，十余年前来华，发现方志有关于动植物以及土地性质之记载，乃注意搜罗。顷晤该馆东方部主任恒慕义先生，始悉其经过如此。恒先生近又购得方志二三百种，容待续增。上海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闻亦竭数十年之力以搜罗方志，始有今日之成绩。其上海东方图书馆(已毁，见凡例)，南京金陵大学图书馆所藏方志，亦甚可观。至于国立北平图书馆，大约自民国十五年起，始积极征求方志。前所庋藏，大半承内阁大库，国子监，教育部之旧，亦有为各地方人士所陆续捐赠者，以明末清初本最为珍贵。近者国内各图书馆无不各尽其力以求方志，而方志亦益不易得。

矣。

[16]拙稿《江苏浙江安徽三省》曾刊登民国二十一年《地学杂志》第一,第二期,民国二十二年,《地学杂志》第二期。

(1934年《禹贡半月刊》二卷四期)

《中国地方志综录》校勘记

《中国地方志综录》是在去年五月里出版的,到现在已经快要一年了。在这期间,承蒙五六位先生先后在各杂志各周刊上给它介绍批评,也有与我并无一面之雅的几位直接写信来指教一切的。归纳起来,他们所提出来讨论的不外乎:(一)正误,(二)补遗,与(三)体例的商榷三方面。我读了除了表示十二分的感佩以外,还应当尽量接收他们的意见。关于第一点正误,其实我早就在凡例里声明过了,无论那一部志书,将来尚须与原书一一校对,方足征信。第二点补遗,恐怕也不能在短时期间得到完满的结果,因为材料可以说没有一天能够搜罗得齐全的,而所补的遗漏也自然没有一天可以说是完备无缺的。但是我却并不因此而不去搜罗,最近几个月以内,我又续得好几百种志书,其中有不少是任振采,王绶珊,葛咏莪诸先生赐寄给我的,谢谢他们几位那样很热心的给我赞助与鼓励!将来我打算把新得到的材料编成一部《中国地方志综录续编》。第三点体例的商榷,因为并不十分重要,所以暂且不提。至于修改本书的计划,我记得曾在“为拙作敬答聂崇岐薛澄清二君”的文章里提到过一次,这一篇校勘记,就是其中的计划之一。我把原稿与本书完全校对过一遍,发现应该更正的有一百九十五条,其他原稿错误的地方正也不少(如江苏民国《清河县志》误入河北,国学图书馆藏志决不止一